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王部十四 帝治 制作 增實録 增寶訓 增記注 興造 遷都 教化 來遠

帝治一

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若此時則至治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列子曰黄帝喜

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齊中國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

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又曰堯老命舜代己攝政尊任伯禹稷契臯繇伯益時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

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夫王之用心何如堯曰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用心也　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簨簴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賈誼新書曰周

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巳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

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内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賔禮耆艾動式舊典宫無嬪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虚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增唐書曰

太宗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三四錢外户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内乂安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徳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增户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内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

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𤣥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　又曰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

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殘寬租

税撫孤窮伸究濫禁姦盜境内大治　又曰宋太祖如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　宋史太宗贊曰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者接踵而至　又曰真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粳米斛二百　又曰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户口蕃庶田野日闢　又曰大中祥符間河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户　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

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金史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　又曰世宗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　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

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　又曰仁宗時遠夷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　通紀曰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民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　通紀曰宣宗謂楊士竒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宿齋宮論寛恤事且兩閱歳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竒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帝治二　思治　識治附

原人皇虛無六韜　伏羲立卦易　清淨無為說苑　儼然

元默淮南子　允恭元默東觀　至治洞和陳思王　天為公

禮記　無為而天下化莊子　垂拱天下治淮南子　不為刑

辟春秋　不言而信易　不化而行列子　不為而善韓康伯

不降席而天下治子思子　不罷而治說苑　不設法度

淮南　未使民化未賞民勸六韜　不知喜怒六韜　其輸而

不偽　不勞而成並淮南子　功不賞賢不使　人雖有智

無所用之並莊子 食鳥獸肉衣其羽皮 汙樽抔飲
蕢桴土鼓並禮記 不識不知詩 鶉居鷇飲莊子 浮游
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淮南子 天下和平孝經 天下
咸悅 天下和樂帝王世紀 天下化成易 天下懷安史記
天下殷富杜篤論 四海會同書 海內勸慕王褒 四
海為家史記 四方無虞書 海外有截毛詩 海內乂安
薛瑩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至于海表罔有弗服並書
澤及四海 守在四夷春秋 經營四方毛詩 皇化四達

曹植　光被四表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書並　光被六幽班固　上暢九垓司馬相如　洋溢八區楊雄　容靜天下東觀

德合上天化感無外張景陽　鎮撫方外淮南子　協和萬邦書　洽和萬國典略　萬方底定陸機　萬國咸寧易

萬邦咸寧　萬國咸休並書　九州影從何晏　九有有截毛詩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六合殷昌張衡　員首順風

抱朴子　迴首面内封禪書　前番禺後椒塗楊雄　左湯谷

右虞泉　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書　東包月窟西暨日

宿繆襲　經靜兆民薛瑩　靜濟天民傅毅　宜民宜人毛詩
民宜其壽賈誼新書　保樂洽壽東觀　國靜民康曹植　充實
殷富桓子　能外内無患春秋　民用和睦孝經　人樂其性
文子　民樂其業春秋　四方樂業東觀　黎民樂業續漢書
吏無百里之徑民無出門之役東觀　耕者讓畔史記　田
不侵畔市不務賈淮南子　家給人足樂稽　道不拾遺淮南
子　單車露宿東觀　外門不閉史記　民不反亂春秋　民
無癘疫　民無反禍賈誼　國無鰥民　刑措不用囹圄

空虛淮南子　臏者墨者宮者屝非前漢刑法志曰墨黥之屬菲屝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屝也

善為國者不師春秋　無兵車之事賈誼　寢天下兵鶡冠　偃武修文書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革不累尸子　銷兵刃史記　兵無血刃漢書　焚甲兵淮南子　收兵為鐘史記　鑄戈為耨潘左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禮記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毛詩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東觀　虎賁脫劒禮記　去劒搢笏　偃伯靈臺司馬相如　城復于隍易　丹塞收烽玄徼釋駕張協　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秋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鹽鐵論

甘雨以時淮南子　旬而一雨鹽鐵論　有渰淒淒興雨祁祁毛詩　聖人在上無雹春秋　庶草蕃廡書　庶類蕃殖百物阜安周禮　百穀用成書　松柏斯兊　梧桐生矣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並毛詩　太倉之粟露積於外史記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魚麗于罶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並毛詩　昆蟲闓澤司馬相如　無墮𣪊　地平天成書　泰階夷清曹植　行同倫禮記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書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記　農夫詠於田曹植　頌聲作於下閔鴻　玄鬢巷歌黄髪擊壤張景陽　老人擊壤逸士傳　小兒撫塵應璩　增黄金與土同價齊高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　閭閻絃誦相聞宋文帝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唐太宗 務
農興學慎罰薄歛 宋太祖 加惠兵民輕徭薄賦 元仁宗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户口蕃息 宋文帝 華夏富庶旅不
齎糧時稱治平 元太宗 朝廷清明天下安靜 宋哲宗元祐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宋仁宗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 元仁宗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 明仁宗 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
方無事 宋太宗諭 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為上瑞 明文皇詔
勤於為治賞罰嚴明 後魏顯祖 仁厚恭儉勤於為政 宋文帝

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宋太宗語　詔書勑旨無非仁政明仁宗

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苛殘刻之人　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仁宗贊

無一物之失所　見萬國之咸寧趙普言　以天下之樂為樂　樂在時平民安並宋太宗語　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宋太宗語李昉　與世休息迄於丕平宋太祖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劉大夏對孝宗　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

元魏顯祖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宋太宗詔趙普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唐高宗有貞觀永徽之風通鑑唐睿宗言政治者稱元嘉焉宋文帝真宗之世號為盛治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宋史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元世祖時稱小元祐宋理宗時號小堯舜金世宗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明文皇詔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閼之患通鑑胡致堂論雲物之祥徵於治世明洪武恩威遠加山川效靈明永樂天下無事靈貺並至張知

白上真宗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自可遠繼三皇俯觀五帝趙普上太宗原思治憂天下之不治列子在心天下說苑憂勞百姓淮南子殫心萬幾晉書削心約志六韜心愁憂苦帝王世紀念茲在茲書夙夜基命毛詩昧旦丕顯春秋雞鳴而起孟子夙寤晨興漢書坐以待旦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並書日晏坐朝後漢晝不暇食夜不暇寢賈誼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淮南子高居遠望審視審聽六韜增不能得治本唐文宗謂李石曰朕即位十年

不能得治本 致太平之難 又問鄭畋曰奈何致太平之難 責治太早 李石對文宗 求治太急 蘇軾對神宗 求治不宜太急 明宣宗嘗問劉大夏天下何時太平朕何如古帝對曰求治不宜太急 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唐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原識治 識其政事 書

內修政事 詩注 治尚清靜 風俗通 其治嚴靜 春秋 養性

愛民 莊子 畏天而愛人 大戴 務德而安民 分德利民 春秋

以樂樂民 黃石公 守在約 孫卿子 富其民 文子 綜

核名實 漢書 循名責實 鄧析 總攝紀綱 桓譚 專正人道

白虎通 總攬威柄華嶠 朝無權臣 朝無寵幸東觀 勤
恤務本 卹民務本漢書 事天任人尸子云 損上益下
易 內無疵政漢書 朝無疵政晉書 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書 借耳分聽抱朴子 假目以覽抱朴子 平平左右
亦是率從毛詩 增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朞月而可盖
不甚難魏徵對太宗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同上 平亂
責武臣守文責文臣唐高宗語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唐太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趙宗儒對唐太宗 大亂易治譬饑人

易食魏徵　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明太祖諭　用德則逸　用法則勞明桂彥良對太祖　善政在於養民　養民在於寬賦　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為寬　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明太祖諭

帝治三

原神教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神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甄治董仲舒曰以貪狼為俗法出奸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之化下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金之在鎔唯冶之所化　斧斤賈誼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　校事魏太祖置盧洪趙達

為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逵等以愛憎作威福太祖不聽後逵等以奸利殺之乃謝柔

治身　列子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術王曰治國何如曰未聞身治而國亂也　熙

庶績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張四維　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辨物居方　厲精更治　宣帝詔令自新也　遺九年食　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

為天下師　蕭曹以寛厚清浄為天下師　必世後仁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所至咸服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跡所至咸賓服　無宿憂　天下無宿憂宿久也

無兵事　賈誼書　不拘禁忌　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闊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

不知所之 莊子

百姓休和 百姓休和兆民賴之

三代至盛 守成尚文 遭遇右武 百姓日用而不知

制治於未亂

增美利 唐文宗言不能以美利及百姓

休息 明楊士奇對仁宗曰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寬恤 明宣宗春和行寬恤之令

昇平 唐李石謂文宗曰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昇平之期猶不為晚

治定功成 宋太祖

旋乾轉坤 宋游似侍經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

功德兼隆 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恭勤所致 宋李昉謂太宗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恭勤所致

坐隆大業 宋趙普謂太宗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務

行故事宋王旦對真宗曰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 勵精政治宋孝宗

勵精致治唐憲宗新剪蜀亂勵精致治 自視何如即位時唐李石謂文宗曰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 今日承平亦希矣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 慶歷聖德頌宋石介作 太平聖德詩明楊士奇作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儒臣亦皆有作

制作一

原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

絃　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　龍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黄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伏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又曰帝嚳化被

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為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又曰舜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　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

致於甘露　增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　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　漢書曰武帝既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瑟自此

起　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　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　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歷六年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

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 宋史曰宋初實儼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 又曰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至崇寧凡六改作 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樂八曲又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肄於太常三年禮

宫上大樂名曰太安　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　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来同之舞　元史曰世祖名樂曰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内平外成之舞

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

年正月上親大祀遂用焉　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　唐書曰開元九年麟德歴署日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歴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歴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曰周世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歴數乃詔朴撰定歳餘朴進欽天歴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史論曰前代造歴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歴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歴者皆用其法朴亦能自為

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　宋史曰太平興國間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於自然尤為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歷世祖十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歷成名授時歷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葢未有出於此者　又曰守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絶識有古人所未及者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乾象佐行軍輙效擢為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上大統歴皆依郭守敬法故積分猶授時之數　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為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歴元之季世其歴始東歴家以為最密太祖造大統歴得西人之精乎歴者以其

歷與中國歷歷相參推步而後成之　元史曰世祖即位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廵未遑

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制作二

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辭

制度數議德行易　象天地以立制傅玄天體　變天下之法禮含文嘉　改正朔易服色禮記　制禮作樂史記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記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聖人

作易幽贊神明並易 庖犧作易弘開大道古史考 伏羲作易綿絡天地揚雄 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 聖人作歷黄帝造歷續漢書 立四時之制尸子 著九六之文帝王世紀 推三光立八節春秋 治五氣設五量大戴禮 合五緯春秋 正六宗拾遺記 吹律定姓紀鐘甄聲帝王世紀 省風作樂春秋 作樂崇德易 作樂防滿樂稽 黄帝作樂曰咸池樂緯 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世紀 禹作夏 武王作武並鄭注禮 命咸黑為歌呂氏春秋 命伊尹歌晨露韓詩

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 神農作琴帝王世紀 朱襄作琴呂氏春秋 黃帝庖犧作瑟世紀 作簫以象鳳風俗通 禹作夏籥呂氏春秋曰禹立命皐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使伶倫作律呂氏春秋 命咎陶作刑紀年 黃帝作旜冕世本 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禮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樔以避羣害韓子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結繩為罟以佃以漁並易 作網罟用禽鳥典略 鑽燧取火以化腥臊韓子 烹穀為粥燔肉為炙 取犧牲以充庖廚

帝王世紀

作釜甑成火食之道（古史考）後聖有作范金合土（禮記）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神農作耒耜（古史）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並易）以新書石從事（魏書）以典論刻石（魏志）黃帝作弩（古史）以銅為兵（越絕）黃帝蹴踘（劉向）武王作翣（世本）使馬鈞作司南車（魏畧）採銅鑄鼎（史記）鑄鼎象物（左傳）增變律令

革官名　功極作樂　治終制禮唐傅奕上高祖　考制度修通禮　定正樂議刑統周世宗　左圓右方　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　執戟而舞以象擊刺往來唐太宗七德舞即秦王破陣樂　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太宗九功舞　更製歌辭太宗命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歌辭　作上元舞唐高宗作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以象元氣上元二年詔惟圓丘方澤及太廟用之　化育詒庇孰非厥功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入帝常立以視樂闋乃坐裴守真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歌舞別申嚴奉奏可　追思王業勤勞若此高宗觀樂

舞而歎　六變以象功業 宋淳化中和峴言二舞有六變之象每變以象太祖功業以象太祖功業

推讓宜先文舞 和峴言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　上親製樂 大中祥符間上親製樂獻玉清昭應宮及景靈宮　御製樂章 真宗又御製配享樂章　作樂

崇德天人之極致 唐元德秀言　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 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然禮樂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登歌發聲悲離煩慝舞者行列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太宗增十部樂 燕樂唐高祖平隋仍其制設九部樂太宗平高昌增為十部

作九絃琴　作五絃阮 宋太宗嘗謂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以文武二絃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

宮中製渾天儀

宋五儀志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表正功獻渾儀樣高宗先自為一儀寘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祖是焉

禁中作觀星臺 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時登臺觀象初太祖精於天文每以指訓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

欽定歷註 明歷式有二曰王歷曰民歷洪武二十九年欽定歷註

改銅魚符 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銀兎符其後改銅魚符

秬黍之制或差毫釐 錘鈞為姦害及黎庶 宋太宗淳化三年詔曰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

定著為通規　安得不新其耳目唐傅奕言　制作可施於後世五代史論周世宗制作皆可施於後世　銳意制作以文太平宋徽宗

實録一

增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温枋頭之敗温怒盛諸子私改之　又曰後魏崔浩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録浩刊所譔於石以彰直筆有譜其暴揚國惡浩竟誅死　唐書曰高祖太宗實録初敬播所譔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為國史竄改專出己私　又

曰吳兢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熸闕于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

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爀皆盡請下御史衆史館所由
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
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
上獻　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録書禁中事為切直宦
竪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刋正隋言改修非是史
冊者襃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臣宗閔
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婿不可參撰俾臣得
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己出元和以來相循逮

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删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曰武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録竄寄他事

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五代史曰漢隱帝詔賈緯與王伸竇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實録廣順元年實録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柰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　又曰周太祖既黜宰相王峻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歷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

及李毅監修因請命近臣録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録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録咸平初王禹偁與修太祖實録直書其事　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修太宗實録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八十卷内楊億獨草五十六卷真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平中召宋敏求為仁宗實録檢討官同修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許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𦵏引不可踰年又有

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録神宗曰敏求議初不誤即召還　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録載之　又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録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蔡卞為中書舍人即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録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皆獲深譴　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

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専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録各為之説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録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為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刋定勝非言神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録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删修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

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　又曰高宗命范冲重修神哲兩朝實録冲父祖禹元祐中甞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壊故以屬卿　又曰高宗以常同修撰哲宗實録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宫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

白其事須重修實録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遐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録卷末他日上諭勾濤同此　金史曰熙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録三卷上焚香立受之　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録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又曰王鶚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録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

實録附修遼金二史從之　又曰文宗時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録時有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言於帝曰實録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

弇山堂别集曰明制修實録例以内閣大臣總裁而元勛上公一人監修獨太祖實録以曹國公李景隆監修户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修睿宗實録用禮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盖特典也　又曰重修太

祖實録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為總裁官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為纂修官　又曰明實録故事有不諱始命内閣翰林臣纂修實録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巳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實録二

增唐歷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而

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

唐年補錄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錄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肆出天下多事紕論次多所闕誤而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紀年錄 後唐明宗時以武王莊宗實錄未修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王制詔誥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上史館拜昭為史館修撰委之撰錄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為紀年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 陳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瓘家脇取尊堯集瓘受禍最酷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謚

以表之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朱墨史** 范冲重修神宗實錄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辨誣録 冲修哲宗實録別為一書名辨誣録

六世實録 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録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録 周廣順中竇儼與賈緯王伸同修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録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紀

四朝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

世稱良筆 蔣乂撰德宗憲宗實録偕又撰文宗實録蔣氏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陳壽之流 敬播撰高祖實録與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録訖二十三年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竄無完篇 韓愈為順宗實録議者閧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

萬世公論 元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

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送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

佞史謗書　陸佃以修撰神宗實録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黄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隠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稱故事以折之　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嗚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錢若水書之若水不從呂端雖為監修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援詔令與廷諍　錢若水又重修太宗實録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為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録所紀謬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召修實録　太宗以太祖朝典策未備乃召范杲于濠州杲聞命喜甚以為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朗州通判錢熙杲問

以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修太平實録耳

乞修實録 仁宗初太后臨朝夏竦在外急於進取乞與修真宗實録不報

徵山林遺逸之士 洪武間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録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李善長宋濂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寛等十六人同纂修

寶訓

增皇祖有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彝訓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並書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 詩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 帝範十二篇 唐太

宗作以賜太子

三朝寶訓 宋仁宗時呂夷簡上

法寶新録 呂夷簡上景祐法寶新録

傳法寶録 神宗時蔡確參定編修

祖宗家法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

事親之法 呂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言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

事長之法 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

治內之法 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待外戚之法 前代

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政此待外戚之法也

尚儉之法

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

勤身之法

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

尚禮之法

前代人君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晬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

寬仁之法

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

節費

王巖叟嘗侍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知人

又讀仁宗知人

事嚴史曰人主嘗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

多識典章 高宗朝曾幾承平時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多識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帝稱善

講求謨訓 光宗立余端禮言壽皇睿謨聖訓仁政善教所當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

仁厚發為英明 鄭清之進讀仁皇訓典謂仁宗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

英明本於仁厚 又言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厲峭刻之習

戒子篇 太宗

宇民訓 理宗

寬恤詔令 孝宗

寶訓要言 王洙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

三朝聖訓 金章宗時右補闕請類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聖訓以備觀覽從之

皇圖大訓 元泰定帝時司天監紐澤許師敬編類帝

訓成請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觀覽後更名曰皇圖大訓

陳說明訓 元文宗詔虞集等曰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

金匱寶訓 元英宗會諸王於大明殿詔拜住進讀太祖金匱寶訓威儀整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

昭鑒錄 明太祖訓戒太子嘗命采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至成祖命稍充廣之益以太祖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

皇明寶訓 太祖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祖訓錄共目十有三上自為序仍命宋濂序之皇明寶訓五卷

文華大訓 明憲宗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等進講東宮每起立拱聽

記注一

增唐書曰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又曰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

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説

通鑑曰太宗謂監修國史房𤣥齡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𤣥齡乃與許敬宗等删髙祖今上實録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

仗下諶議不得聞姚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

得以自攺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又曰大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　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

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録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殿日歷樞密院録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眛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邮之令發自聖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録以備

史官撰集從之　又曰程琳脩真宗實録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　又曰韓維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黙不言維疏言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　又曰神宗元豐時王存為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

相入殿故事神宗避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又曰徽宗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為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曦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為令則必記於日録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為倦於聽納而忘先王之美事矣事遂寢　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

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　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𨦟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無俻月進乃命必大無編類聖政所詳定官　遼史曰遼聖宗詔俻日歷官毋書細事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録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録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元史曰英宗時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録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通紀曰洪武七

年命詹同宋濂等纂脩日歴成凡一百卷　又曰詞林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詹同甞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無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歴書言以為實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

行

記注二

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記） 國有簡冊

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唐魏知古言） 史官惟詢采

二史不注起居（唐劉知幾言） 記言動不敢侵官（唐文宗嘗勅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嫵論奏謩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 立侍（宋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石揚休奏修起居注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之） 召侍經筵（宋仁宗初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修起居注官獨先出賈黯言召臣下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

請并召侍經筵詔許之

分立殿上 宋王介寧宗末除起居舍人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修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留身奏事 宋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高宗時洪遵請復舊制從之

操筆赤墀下 唐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所書為後世法

執筆螭頭下 見記注一唐文宗

老儒恬退 宋仁宗時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彭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

謹厚長者 金世宗嘗顧修起居注王崇璧曰斯人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臣效其為人也

解其記注 宋仁宗言馮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

記注與制誥為隣 宋英宗在藩邸時聞蘇軾名及即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

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令縣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書之起居注

宋余靖言嘗有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書之起居注

書之時政記

宋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孝宗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為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邇英延義記注

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録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後罷

邇英記注

宋高宗時洪遵直學士院帝曰卿再登三館常典書命今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

日通英記注

祥曦記注 乾道二年洪邁為起居舍人言起居注皆据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今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牒報使謹録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

聖政日歷 宋孝宗上太皇聖政日歷於德壽宮

壽皇日歷 光宗上壽皇日歷於重華宮

興造

原匠人建國 **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並周禮 **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 **水地以縣** 周禮注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

而平地

置槷以縣眡以景 周禮注曰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

識日出之景 周禮曰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晝參日景夜考極星 周禮

揆之以日 毛詩

規天矩地 張衡

審曲面勢

右社稷而左宗廟 禮記

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周禮注曰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𨊠曰九經九緯者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周禮注曰王宮所居也祖祖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

室度以几堂度以筵 堂修七尋三尺

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並周禮　宮隅七雉城隅九雉周禮注曰宮隅城隅謂四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周禮疏曰環涂謂遶城道如環然謂之環也野涂國外謂之野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築室百堵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俾立室家　廼立冢土並詩　疏龍首以抗殿張衡　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張衡　增土階茅茨唐堯以昌　始

皇興阿房而秦禍烈 文帝惜露臺而漢祚永 唐薛收言

規構鴻侈 隋楊素營仁壽宮規構鴻侈 營繕相繼 唐太宗時翠微玉華營繕相繼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悉皆輪奐 宋太宗時田錫言

趨末棄本 唐景雲初作金仙等觀幷湊以為方農月興土雖費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饑者 以夜繼晝 宋丁謂營玉清昭應宮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

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 唐高宗營東都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詔即其地營上陽宮 卜鍾山之陽定作新宮 明太祖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增築新城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 止從儉素 金天眷元年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建

宮室止從儉素

朴素不飾

明太祖新内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武殿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為飾

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

唐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

武功舊第纔蔽風雨

唐蔣世長侍宴披香殿謂太宗曰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耳

閱實工徒

隋崔善為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繆

匽匠樓下

宋張商英為相勸徽宗息土木嘗葺升平樓戒主者張丞相導騎至必匽匠樓下過則如初

書尚書無逸於二閣

宋仁宗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

明太祖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用此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遷都一

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　又曰武王伐殷以木承水自酆徙都鎬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吳志曰黃

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郡都鄂改名武昌　又曰黃初元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增通鑑曰後魏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内徙而憚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　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徳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

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　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　又曰金宣宗决意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為刺郡睢州為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巴圖嚕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

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
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
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即位
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巴圖嚕之力也　又
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
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
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
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　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

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為上
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
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
業從之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
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
師

遷都二

原少昊從曲阜帝王世紀　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

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書　匪亟其欲遹追來孝　作邑于豐宅是鎬京並詩　召公相宅周公成周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並詩　非敢違卜用宏茲賁並書　度其夕陽　度其鮮原　迺陟南岡　迺覯于京並毛詩　迺正厥位　奠厥攸居　建城市營宮室　太史抱法周禮　永命新邑　安定厥邦　永建乃家　四方和會並書　四方入貢史記　民利用遷書　增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恪議留太子居守而西

幸洛帝將從之何梟言不可乃止永嘉不幸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晉王述折桓溫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宣宗南播疆宇日蹙金史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與晉王光義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曰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主事蕭儀言遷都非便上震怒誅之既而科道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對辦尚書夏原吉奏

曰言官職當言路應詔陳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教化

原聖人以神道設教詳帝治　先王觀民設教易　風以動之　教以化之毛詩序　垂世立教孔安國書序　垂裕後昆書　宓犧神農教而不誅　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周書

三皇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公羊　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　成天之道禮記　取地之財大戴禮　式和民則　式化厥訓　歛時五福　敷佑四方

並書 天之牖民 詩 因民爲制 周制 肇脩人紀 書 長

育人材 毛詩序 則山髙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 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而裁之謂之

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 並易繫辭 章善癉惡樹之風聲 書 並建聖哲樹

之風聲 左氏 著之話言 左傳 教之道藝 周禮 章善癉惡

以示民厚 禮記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書 天地尊化 風俗

通 教思無窮 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詩 教之防

利告之訓典左氏　風以詩書　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俗教安則民不愉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並周禮　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　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周禮　教民播種淮南　教民耕農古史考　教民食穀賈誼新書　神農作教管子　燧人教漁尸子　虙犧教獵尸子

教民漁田越絶 教民巢居顔峻始學篇 節水火大戴禮

化腥臊韓子 養才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大戴禮 教化若

神淮南子 化如神明劉邵七萃 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經

休風偃物淳化玄通王粲七釋 行于江漢詩 聲曁海外

七釋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並詩

有典有則詒厥子孫書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書 德

音孔昭視民不恌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詩 增王者

以教化爲大務董仲舒策 民至愚而神元王惲言於世祖 吾不

之疑則反覆化為忠厚同上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　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湯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唐魏徵言於太宗　民力息則生養遂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元大德時吳元珪言

治國之要教化為先　教化之道學校為本明太祖諭

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　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同上　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金章宗時戶部尚書鄧儼等言　不明教化不知禮

義明太祖諭劉基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唐權德輿對憲宗　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為法宋張綱對徽宗　躬履節儉以示四方宋孝宗時周淙知臨安府上言　風化必自近始同上　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金世宗諭廷臣　人皆以教化為餘事金章宗時宰臣言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教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皆以教化為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　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唐明宗言　敦朴素　革浮偽　過行者被嗤於鄉　不恥者蒙擯於親唐太宗時高馮言　禁喪葬作樂宋太宗太平興

國六年戒飭風俗禁民奢侈宋光宗詔定制度辨上下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金章宗時宰臣集議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使士不趨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元世祖時姚樞言月朔讀法明洪武二年命郡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分教郡國明太祖以北方喪亂之後命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社學師儒各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大誥三篇訓化民俗明太祖倣成周大誥之製以訓化民俗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既而又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

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　家識慈孝人知廉恥故又作三篇其意益切至矣

唐太宗時　士敦操尚鄉恥輕薄宋文帝元嘉之政　識朕此高馮言

懷務相安養　海內之人皆為兄弟唐太宗詔勞刺史陳君賓　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宋文帝　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宋太宗時陳旭

十三世同居　民間風俗聞稍淳儉金世宗言　封股割肝咸見

慶賞　數世同居輒復其家　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史論　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

也唐憲宗時權德輿言　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宋史論

來遠

原懷遠以德　誕敷文德　舞干羽而有苗格　弗寶遠物則遠人格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明王慎德四夷來賓　柔遠能邇安勸庶邦 並書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詩　惟德動天無遠不屆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並書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 漢書　蠻夷率服書　蠻夷懷服 大戴禮　遠夷稽顙 續漢書　蠻夷皆服 呂氏

春秋　夷狄思慕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隣國襁負歸德　尚書中候　四方襁負而至　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張景陽七命　諸侯同日貢者五百國　帝王世紀　桀無道因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者六國　尚書大傳　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　帝王世紀桑穀合生　四方來附　詩　一時歸湯　帝王世紀湯者三十六國一時歸　通道百蠻　國語武克殷　肅清萬里　晉陽秋高祖代公孫　庶邦丕享　書　不遐有佐　詩　近者悅遠者來　論語　幽邦肆險遠國亡遐　應瑒華林園詩　延頸舉踵向風慕義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 胡綜為吳質作降文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詳帝功 風雨所至莫不從助 史記五帝本紀 函須歸文王 呂氏春秋 夙沙歸炎帝 帝王世紀神農氏 匈奴來朝 漢書宣紀 鮮卑送璽 晉中興書元帝大典 奇肱車至 括地圖 肅慎來貢 書 僬僥貢沒羽 帝王世紀 瀸貉貢良弓 典論 西戎獻劒 列子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 西胡獻栝 十洲記云周穆王征西戎獻栝是百玉之精 西旅獻獒 書 越裳貢雉 史記周本紀越裳貢白雉 倭王獻錦 魏志景初中倭奴王國獻文錦 獻吉光毛裘 武帝天漢三年西域國王獻吉光裘 火浣以示百寮 魏志

齊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賀肅慎貢獻表 楛矢陳於玉階王沈

增德禮形則遠者來格唐魏徵言 修政事則遠人來歸宋呂蒙正言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至 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宋張齊賢言 殊方異俗相率向化宋趙普言 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宋太宗時楊億議棄靈州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宋太祖 遠人來歸宜有旌異明成祖諭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 修文德以來遠 無鈍兵而挫鋭宋太祖時田錫言 示綏懷萬國之心 用駕馭四夷

之策同上　垂天覆之仁　假來王之便宋真宗時朱允符言　不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溫彥博曰遼東本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　二歲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宋神宗時令洮河諸國限二歲一進游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　王會圖唐太宗時遠方朝貢甚衆服裝詭異命顏師古作王會圖以示後　西州程宋太宗太平興國間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王延德使焉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　仙晨帝所隋煬帝在東都以外國朝貢踵至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琲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胾所在令邀飲食蠻夷嗟咨謂中國為仙晨帝所　玉帛風雲

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上顧皇太孫曰可謂萬方玉帛風雲會矣

漢文帝却千里馬　晉武帝焚雉頭裘唐魏徵語

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唐高祖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隋煬帝

諸蕃畢集洛陽同上　四國扈從東封唐明皇封泰山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畢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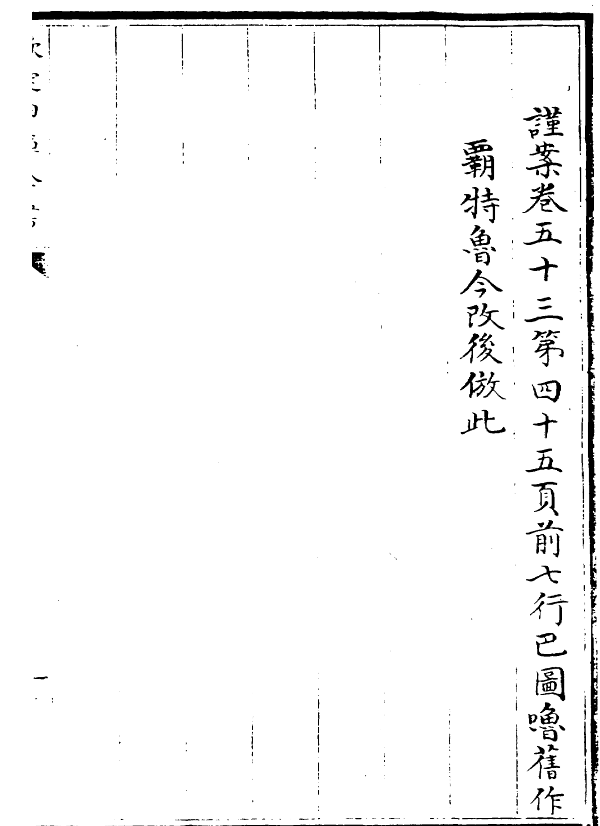
不受康國內附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招來絕域靡費百姓謝不受

交趾獻前貢物元世祖將征交趾丞相不忽木曰不如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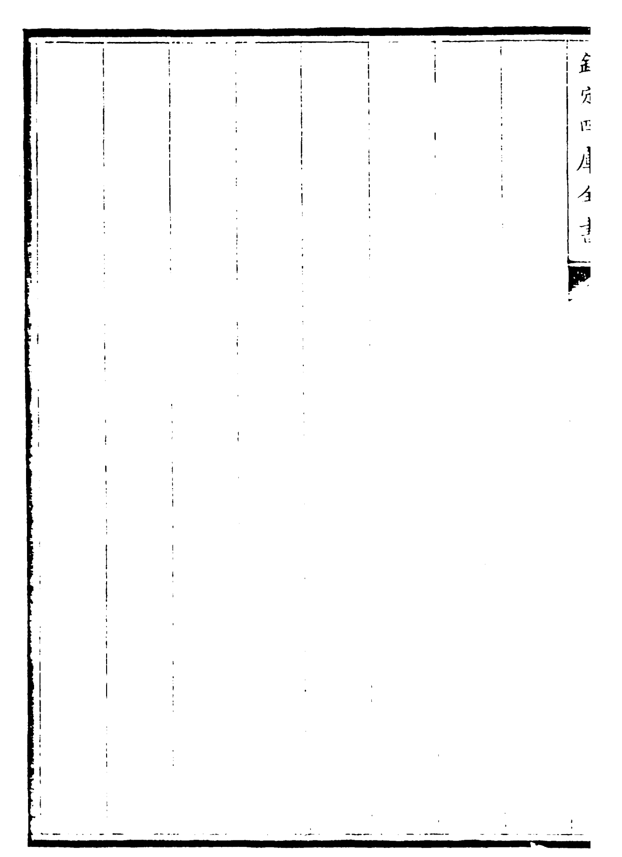
大小遠邇悉奉琛幣　東逾遼水重譯來附　西南極遠之

國俱來朝受封爵明成祖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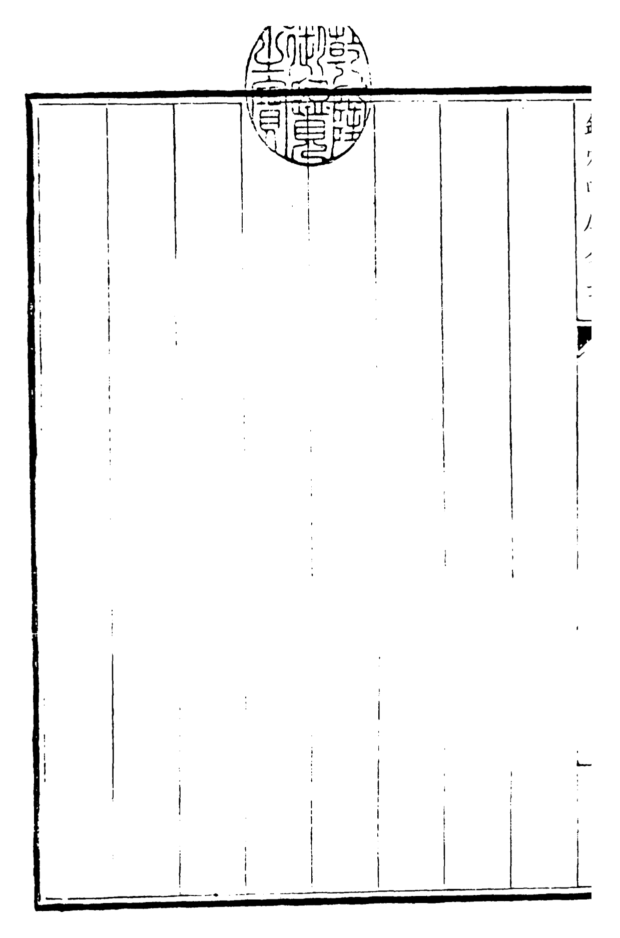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三第四十五頁前七行巴圖嚕舊作霸特魯今改後倣此



謹案第四十二頁前六行左祖右社刊本祖訛宗七行室度以几刊本室訛宮並據周禮改

第四十八頁前二行長育人材毛詩序刊本人訛之又脫毛序二字今據詩序改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朱麟粹